

《商衍鑒集劍南句竹刻》

家裡掛着那對商衍鑒 (1875 — 1963) 集劍南 (宋陸游) 句竹刻，那是廿多年前在巴黎的一個古董市集 (brocante de l'Ecole militaire) 檢到的竹雕詩聯抱柱 (抱柱，即把粗竹破成兩瓣，作刻字之用)。我是那個攤位主人常客。這位法國古董商人 (Xavier Monnet)，每年都到貴州去買土染的藍衣料，也常常順道撿些便宜的文物，點綴他的飾櫃。沒想到，讓他搜羅到這樣一對竹刻佳品。他定價 380 歐元，但給我八折優待。那時是 2007 年 6 月，現在算來，已是十這對抱柱，高 78, 5 公分，寬 10, 5 公分。原是商衍鑒為他的一位親戚或友好刻制的，上款寫着“禾 (?) 卿二元 (?) 先生正”，下款是“商衍鑒集劍南句”。(見插圖一、二、三)



照片一



照片二

照片三

首聯摘自陸游的《得子聿到家山後書》：“夢好定知行路健，書來深忍倚門情”。下聯則出自他的一首七絕《秋晚》：“食盡不容添鶴口，身閒且免負鷗盟”。

此中含有好幾個典故，“鷗盟”、“鶴口”、“倚門情”。首先，“鷗盟”典出《列子》，表達要和鷗鳥約盟為友，一起棲隱之意。在詩詞中，似乎始見於李白的“明朝拂衣去，永與白鷗盟”。

到了宋代，已廣為引用。“鶴口”指隱逸者的家人。“倚門情”則出自《戰國策·齊策六》“女（汝）朝出而晚來，則吾（指他母親）倚門而望”。

至於陸游詩集為何稱作《劍南詩稿》呢？據說“劍南”是指劍南道。漢武帝在全國設13刺史部，四川地區為益州部。唐太宗貞觀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廢除州、郡制，改益州為劍南道。

陸游曾親赴抗金的前線，寫下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詩詞。然而他似乎感到抗擊女真、收復失地的理想將成泡影，在失望之餘，把時光多半消磨在歌舞酒宴應酬之中，想在這沉醉中壓下心頭的痛苦。

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陸游幾經調動再回到成都時，范成大也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來到那裡，舊友異地相逢，十分親熱，常在一起飲酒酬唱。陸游原本豪放不羈，這時因抗金的抱負與個人的事業都受到挫折，更是借酒消愁，放浪形骸。因他“不拘禮法”，被一些人譏為“頽放”（《宋史》本傳），並於淳熙三年被罷去知嘉州的官職。陸游索性自號“放翁”，表示對抗和蔑視的態度。但儘管他外表上曠達頽放，飲酒尋樂，內心卻常常充滿憂患、憤慨和悲哀，我們從他這一年所作的《關山月》可以看到：“和戎詔下十五年，將軍不戰空臨邊。朱門沉沉按歌舞，廐馬肥死弓斷弦。戍樓刁鬥催落月，三十從軍今白髮。笛里誰知壯士心，沙頭空照徵人骨。中原干戈古亦聞，豈有逆胡傳子孫。遺民忍死望恢復，幾處今宵垂淚痕。”

在川陝，陸游一共住了九年，由於他親自到了第一線，體驗了戰場氣氛，並經歷欲戰不能、壯志難酬的感情波瀾，所以他在這期間的詩歌創作獲得了以前所沒有的成就；把他的全部詩集命名為《劍南詩稿》，正是為了紀念這一段值得留戀的生活。

結語：我生也晚，沒機會認識商衍鎰，但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蒙當年廣州聶校的顧問，中山大學中文系黃家教老師介紹，得以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康樂園拜訪他的次子商承祚先生。因他擅長小篆，我特地向他請教，書寫小篆，是否也有筆順。我在他家拍了好些他的玉照，和他幾個孫子的照片。事後我送給他。老人家很高興，還着我多寄幾張留念。